

文学中的蟋蟀与社会反思的生成

李璐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蟋蟀之音是悲秋的代表词,在文学发展之路上,被不断充实进新的感悟、体会,不断刷新审美的视角和社会批判的能力。通过描写蟋蟀的作品,我们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百姓生存艰难的场景,感受文人笔下对劳动者无奈的同情,对统治阶级的质问与反思,还有对国家和民族深重灾难的忧虑。

[关键词] 蟋蟀; 文学; 社会; 反思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2-0109-03

蟋蟀是秋虫的代表,从《诗经》时代开始就进入了文学的视野,并且一度作为重要的物候特征而被记载史册。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不仅用蟋蟀来抒发悲秋之情、离愁别绪、空闺幽怨,还将蟋蟀看作谴责时弊的工具,元、明之际更是被用来讽刺社会,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同情与尊重。这说明昆虫文学逐步有了自己的认知模式,不再仅仅只有依靠外表、声音、姿态,来对四时之景进行锦上添花的功能,而是有了文学书写的灵魂表达,能让人通过它们联想到更加深远的意义,这是昆虫意象发展阶段的重要突破,也是昆虫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必经之路。

蟋蟀不是第一个跳出昆虫文学仅单纯描摹外表局限的昆虫,蜜蜂酿蜜的劳动果实的去向问题,早已成为文人质问统治阶级的利刃。蟋蟀比蜜蜂其实更像匕首和投枪,由它的声声申诉,我们能从这些诗文的品读中,回味秋冬里那份苦涩的质问。

一 从生存之艰抒发同情之感

蟋蟀作品再现了百姓生存艰难的场景。蟋蟀曾经是物候时令的标志,七月在野,八月在户,它出现的季节是从秋凉转为寒冬的过渡期。在文学意象不断演进的历程中,每当悲秋季节来临的时候,蟋蟀等一大批自然之物的内涵就由单纯的农事诗扩展为思念、感时、伤世等“秋愁”。杜甫《促织》中有“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之句。促织,顾名思义就是到了催促着要织衣裳过冬的季节了,蟋蟀开始用声音提醒人们秋凉了,寒衣要准备了,特别是当秋季逢着亲人远离的时候,织布做衣裳就更加寄托了无限情感

与牵挂。中国古代文人历来有伤春悲秋的情愫,蟋蟀声声尤能引发老百姓的种种忧虑之情,天寒了,冬季御寒的物品还没有着落,过冬的食品还不够充足,各种数不清的租税像沉重的石头压在人们心头。先看南宋岳珂写蟋蟀的诗《观物四首·蛩》:

春蚕缲茧白如霜,机妇停机待天凉。井蛩一夜秋已至,寸丝千结萦柔肠。催租吏器翁媪怒,裘葛未成心转苦。篝灯促织永夜忙,悔杀比邻日长语^{[1]35349}。

作品中描写的是一个勤劳的农家妇女,在等待纺丝织布的合适时候,谁知井边的蟋蟀一夜叫唤后,天气就转凉了,这是抢着工期要限时完成的活儿,措手无策的织妇还得面对官吏严酷的日日相逼,衣服没有织好,内心本身已经倍觉凄苦了,夜里还要点灯通宵达旦不眠不休地加班,真后悔白天浪费了时间在说话,这种无法言说的辛苦,谁能体会呢?

岳珂是抗金名将岳飞之孙,青少年时期他积极为祖父岳飞辩诬,对朝廷尽忠尽力,积极热忱地入仕,晚年遭构陷罢官而消极避世,但这都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他在文学、史学、书法艺术上都有相当成就,这首诗不仅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更能准确捕捉织妇情绪转变的生动细节,足见其文学的造诣。

蟋蟀作品不仅还原了当时百姓苦难的生活场景,还表达了对劳动者无奈的同情。文人的眼眸是犀利而清亮的,但身处社会大环境之中的他们,亦无可避免地要遵循所谓的规则和社会制度,出生底层的文人有心无力,即便是一些身处高位的文臣,贴心

民众,能主动探查百姓疾苦,然而,能解决贫富与剥削的根本之策,却始终如海市蜃楼般遥不可及,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本身的禁锢,等级、尊卑无一不是他们思想的牢笼,这注定了他们对百姓的同情,只能画上无可奈何的句号。

杨万里的咏物诗以小见大,常从自然界的细微之处入笔,用世俗化的取材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的《促织》以场景感人,表达对贫苦的劳动者的体恤之情。

一声能遣一人愁,终夕声声晓未休。不解缫丝替人织,强来出口促衣裘。^{[1]26204}

诗中的蟋蟀没有跳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没有提到蟋蟀两个字,作者只用声音来重构有声的画面,那一声窸窣的鸣叫,就足以勾起人的愁绪。蟋蟀一整个晚上不断的如泣如诉,听得人愁肠百结。天亮了,那位正在纺织的农妇依然愁苦不已,连日来的辛苦纺织让她心力交瘁,再听到促织的声声催促,而愈发埋怨起来:你不会缫丝也不会织布,却又要鸣叫着催我快点缝衣服。

诗歌刻画了织妇对蟋蟀催促之声又气又无奈的抱怨,我们能读出杨万里对贫苦百姓困顿不堪的生活现状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只不过他能够抒发的也只有这无奈的同情。武则天时期的诗人郭震在其诗作《蚕》中,除了悲悯之外,还赋予了蟋蟀另一种更为深刻的“苦吟”内涵:

愁杀离家未达人,一声声到枕前闻。苦吟莫向朱门里,满耳笙歌不听君^[2]。

怀才不遇而又不甘沉沦的诗人,刻画了一个离家求取功名而尚未显达的寒士形象。前两句因壮志难酬而忧从中来,而后又是声声蚕吟搅乱了他内心的愁思。后两句运用了对比和比喻,以蟋蟀之“苦吟”喻百姓,百姓的苦不能向统治阶级去诉说,巧妙而恰当地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而“朱门里”的贵人日日笙歌,对老百姓的“苦吟”不屑一顾,体现了诗人在无奈的同情之外,增加了一层不满和批判的意味。

以蟋蟀的生存之艰抒发同情之感是有其生发规律的,蟋蟀自夏末秋初而始鸣,这时候的生存环境无疑是逐步走向寒冷和严酷,微小的昆虫与广袤的大自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因时序物候的直观感受而生发的,从对蟋蟀生存的同情中,折射出对寒苦贫农、织女的同情,同样是因为季节的原因,各种赋税的压力逐渐增大,对纺织品的需求也随着天气转凉而逐步增多,因此,秋寒成为生存之艰与同情百姓疾苦的直接生发点。

二 从社会不公直指家国之忧

从对促织之鸣的文学书写中,隐约能再现唐宋社会的剥削本质,阶级间的矛盾和差异是导致大量蟋蟀诗文产生的根本原因,蟋蟀之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最底层的劳动者所发出的控诉。例如晚唐张乔的《促织》:

念尔无机自有情,迎寒辛苦弄梭声。椒房金屋何曾识,偏向贫家壁下鸣^[3]。

诗歌用假意的赞扬开头,却落脚在嘲讽蟋蟀的助纣为虐,欺压穷苦百姓。批判蟋蟀徒负织作之名,不仅不纺纱织线,却又要唱出喧天的“弄梭声”来混淆视听。诗歌直接质问那些高贵的人群,生活在“椒房金屋”里的有钱女子,你怎么不催促她们赶快去纺纱织线,却整天只会冲着贫苦人家的墙壁器叫。连蟋蟀都是欺软怕硬的,何况诗中隐射的人呢?这类人正是作者所鄙视的脱离劳动者的统治阶级及其走狗之类。

由蟋蟀而指斥时政主题的诗作在宋代亦有,如王安石的《促织》:

金屏翠幔与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絢丝?^{[1]6727}

诗前两句极言有钱人生活的奢侈腐化,连制作屏风上那么大的帷幔都是用昂贵的丝线织成,富人们沉浸在这享乐的生活中。而后笔锋一转,讽刺促织只向穷人家发出连续不断的催促声,就像个监工一样张罗着要穷人们赶快织布劳动,却不管贫苦人家已经穷到什么程度,他们自己甚至连一絢丝都没有了。

作为朝廷官员,王安石能够入词细切地体察民情,实属难能可贵。他塑造了“促织”不懂民众疾苦的无情形象,看到了社会的极大不公,表达对日日醉生梦死却享有荣华富贵的达官贵人们的讽刺与批判,他怀揣着对穷苦百姓的深切同情,对统治阶层发出了警觉的提醒,这种提醒建立在他对当前政局的质问和反思的基础之上,只是依然显得苍白和无力。

蟋蟀之声,往往发端于变天之秋,闻之令人伤感,似乎这其中总有一丝难言的愁绪。它的吟唱,不可能象征着胜利的凯歌,反而容易让人听出对国家危难的忧虑。例如姜夔的《齐天乐·蟋蟀》:

(序)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辞甚美。予裴回末利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三二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

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吟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幽》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4]。

这是姜夔和张镒交游唱和的词,由序可见作词的缘起是丙辰岁(1196年)秋,他二人在宴饮时听到“屋壁间蟋蟀有声”,蟋蟀声成为感情的触发点,成为两人吟咏的对象。

姜夔在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说明蟋蟀与明月、秋风、落叶等经常互为生发。在首句就提到了一个与之心意相通的南朝人庾郎,为什么提他呢?因为庾郎也在和他相似的情形下写过蟋蟀。词作中的庾郎即庾信,庾信曾写过《愁赋》,现已佚,在姜夔的《霓裳中序第一》中有“乱蛩吟壁。动庾信,清愁似织”句,说明庾信对于蟋蟀的理解应和秋愁相关。他们通过蟋蟀心意相通,找到了遥相呼应的载体。

1196年,姜夔做此词时虽为偶发之感,却不可避免地打下了家国之愁的烙印。那时候,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在江南不思进取,正逐步滑入灭亡的深渊。从文字来看这首词是写悲秋伤别的,思妇无眠,伤心无数,而“离宫”则可理解为徽、钦两个皇帝被俘的愁怨,从而增加了家国之忧。乱世颓风与南宋王朝走入没落之际的现实感慨,将作者的忧患意识真切的带进了“一声声更苦”的境地。这一“苦”字的定其声情,归根到底还是于国家、于民族的反思与忧虑。

三 从玩虫丧志反思社会风气

较之闻蛩悲秋和深重的社会责任意识而言,由蟋蟀而引发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斗蟋”。我国约从汉代始兴斗蟋蟀赌博游戏,至唐代大盛,但因玩虫丧志者也大有人在,蟋蟀相公、蟋蟀宰相、蟋蟀皇帝层出不穷。男人斗蟋蟀,女子听蟋蟀,从唐朝开始人们大规模地将昆虫作为宠物饲养。《开元天宝遗事》里记载,那些虽然锦衣玉食却困守深宫的宫女嫔妃们,都喜欢喂养鸣虫,瑟瑟的虫音伴随她们度过了无数清冷孤寂的夜晚。在倾听“小金笼”中幽幽的虫鸣时,也许她们找到了同病相怜的慰藉。这一始于皇宫的雅好,很快被当成时尚传入民间,“庶民之家皆效之”。

随着斗蟋蟀的盛行,斗蟋文化也值得注意。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每秋时,宫中妃妾皆以小金

笼闭蟋蟀置函畔,夜听其声。民间争效之。”张镒词“笼巧妆金”句用此。郑校引宋故文荐负暄杂录“禽虫善斗”条:“斗虫亦起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饾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其来远矣。”(《说郛》卷十八)《吴笈》引《西湖老人繁胜录》:“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用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5]

《夜航船·蟋蟀》记载“贾秋壑《促织经》曰: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青麻头。青项、金翅、金银丝额,上也;黄麻头,次也;紫金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头项肥,脚腿长,身背阔者为上。顶项紧,脚瘦腿薄者为上。虫病有四:一仰头,二卷须,三练牙,四踢脚。若犯其一,皆不可用。促织者,督促之意。促织鸣,懒妇惊。”当虫口过于密集时,雄虫之间常自相残杀,这种特性便成为斗蟋蟀的源头。

前文提到过的南宋家国之忧,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原因,时人喜欢斗蟋蟀,经常高价购买蟋蟀娱乐,“宣政间,有士大夫制蟋蟀吟”足见风气之盛。也就是在这样的世风之下,徽宗年间的南宋政权贪图享乐,玩物丧志导致了皇帝被掳的事实。南宋还出现了“蟋蟀宰相”贾似道,这些都说明了蟋蟀和社会政治的某些关联。姜夔的“一声声更苦”熔铸了蟋蟀悲秋、感时、伤别离的传统意象内涵,还有着对斗蟋蟀这一玩虫丧志的社会之风的深刻忧虑。

总体来看,蟋蟀作为咏物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意象,从自然属性的表达,附着上了对珍惜时间的感悟,并在文人不断的书写中成为悲秋的符号。在文学作品中蕴含了或深情、或悲凉、或沉抑、或愤慨的情感体验,抒发了对个人、国家、社会的不同思考,使其符号含义不断得到深化与固定。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759.
- [3] 全唐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10.
- [4] 唐圭璋. 全宋词简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71.
- [5] (宋)姜夔.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M]. 夏承焘,笺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9.